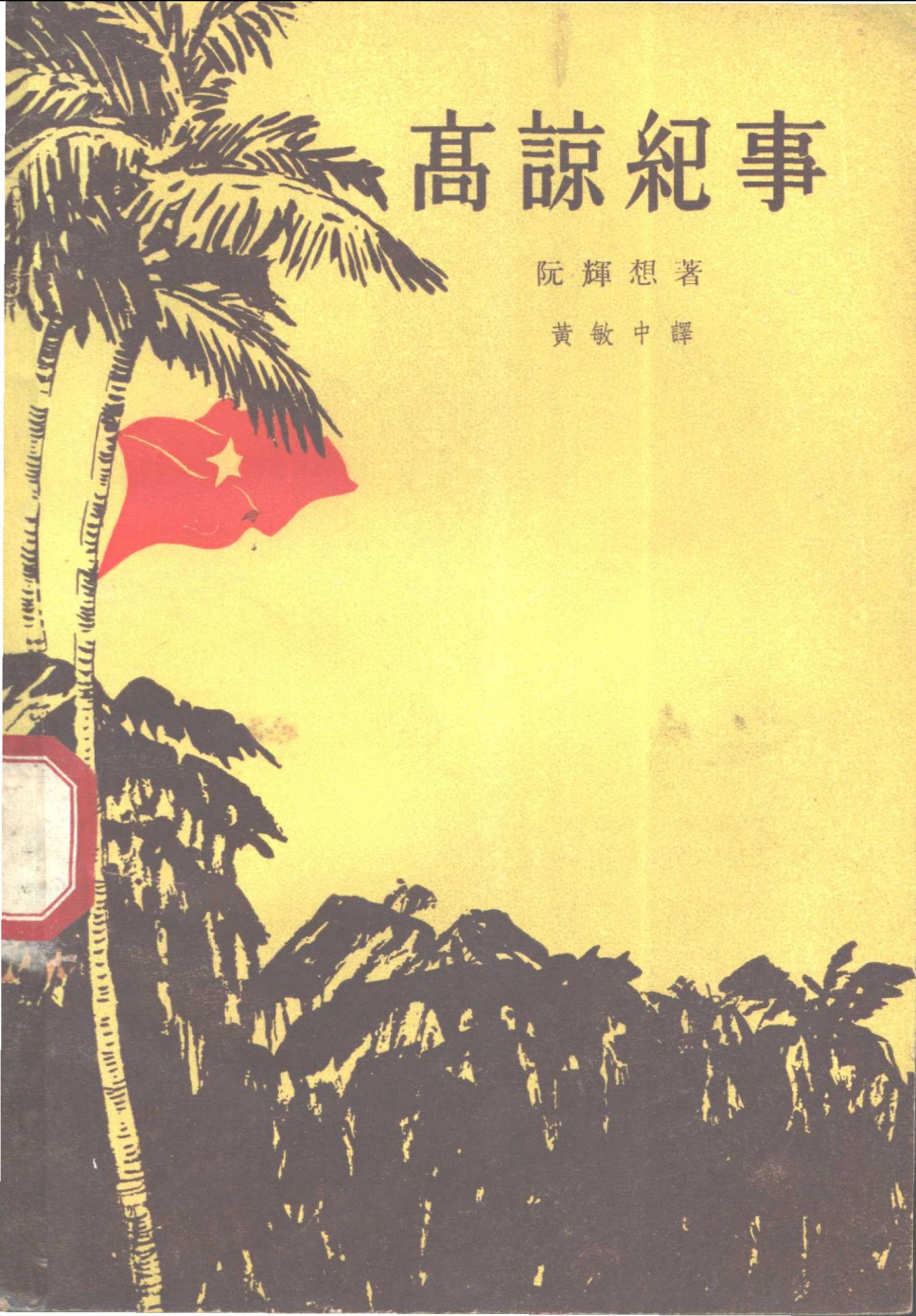


事紀諒高

阮輝想 著

黃敏中 譯



高 諒 紀 事

[越南] 阮輝想 著

黃敏中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Nguyễn Huy Tưởng

KÝ SỰ

CAO LẠNG

Nhà Xuất Bản Văn Nghệ, 195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5号784 字数 8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16 插页3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700册

定价(6) 0.45元

目 次

高諒紀事.....	1
人民的感情.....	115
几篇日記.....	126
譯后記.....	159

高諒紀事

在下令发动高諒^①战役的时候,胡主席說:

“这次战役只准打胜,不准打败。”

高諒的全体軍民,从上到下,都下定决心要遵照胡伯伯的指示去作。

高諒人民六年来蘊藏在心底里的对敌仇恨已經到了要爆炸的时候了。高一北一諒兵团解放东北故乡的意志已經到了要在严峻的战火中經受考驗的时候了。平原战士們面对着敌占区里故乡、家園被燒燬,父母、妻子、儿女被欺凌和屠杀的情景,再也抑压不住自己的憤怒了。在屋子里,在山村中,在路上,在街头,在溪边,在树身上,在斜豎在田里的石块上,在山脚下嶙峋的岩石上,在山洞里的石壁上,到处都是用木炭、石灰和紅土写成的标語,連

① 高諒:越南北部高平、諒山两地的簡称。

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前高平城里牆壁上写的，后来被敌人用石灰涂掉的标语也都慢慢地显露在敌人的面前了。所有一切都在积极地准备着战斗。所有一切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的思想：

“只准打胜，不准打败。”

* * *

負責組織民工的干部同志們，不分晝夜地到遠在密林深处的各个村庄——有些彼此相隔二三十公里——去发动群众。高平，它是妇女們的江山，是那些喪失了儿女的母亲們的江山，是那些裹着白头巾、扎着白腰帶、丈夫被敌人屠杀了的年輕寡婦們的江山，是那些在靜候远方杀敌的丈夫訊息的妻子們的江山。三年来，由于遭受了敌人的破坏，担负了連綿不絕的战争，高平已經精疲力竭。高平人被敌人赶进了山窟石洞，吃着玉米、葛薯、稀飯过日子。然而今天，高平人又再一次擰尽自己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新的战斗了。

几位紅傣族姑娘，头巾和衣服十分鮮艳，額头剃得光溜溜的。她們汗流如注，弯着腰，背着竹筐子在人丛中走着。僂族姑娘是短衫闊袖，土族姑娘是窄袖长衣，而身材高大的傣族少年則头上束着頂发，身上多数穿着藏藍色的衣服。他們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时而在山谷里万头鉗动，时而在山路上快步疾行，时而蜿蜒地穿过森林，时而与路旁的灰色岩石和成一片，再也看不出他們的身影。偶

尔有几个白色斑点，那就是穿着褪了色的土色衣服、圍着婆婆多褶裙子的猛徠族妇女。她們袒着胸脯，露出了乳峰中間的凹痕。姑娘們走着，在崎嶇曲折的山路上作远行軍，她們从一个森林穿进另一个森林，从一个山岭跨到另一个山岭，日夜不停地走着。这不是用鋼鉄筑起来的圍牆，鋼鉄圍牆还比較容易摧毀些；而这道圍牆啊，却是用各族人民——从平原上来的京族^①人，从高山下来的猛族人，从各个山村洞穴出来的艾族人、土族人和儂族人——齐心杀敌的共同意志建筑起来的。山林中的沉寂被冲破了。人們覺得仿佛不是他們在山岭和森林中的道路上前进，而是山岭和森林跟着他們前进，一齐把高平、东溪、那岑、同登这些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混乱的城市紧紧地包圍起来。

有一个人說：

“法国鬼子真是个瞎子，我們在这样准备他們一点也不知道。”

不，他們是知道的。他們知道我們正在加紧准备。但对于我們的无比强大的革命毅力，他們却是无法估量的。一天晚上，已經是快天亮的时候了，一輛軍用大卡車在距离高平几十公里的广苑—重庆公路上奔馳着。这就是准备战斗的东北之夜啊！这些夜里，在人們的努力中，它

① 京族：越南主要的民族。

似乎隐藏着一种什么偉大的同时又是艰苦的东西。一陣
唉唉喘喘的呼喊声响了起来，就象人們夢見惡鬼压在自己
身上时所发出的呼救声一样。大卡車吱的大叫一声，
抖了几下身子，停了下来。路的两旁，隱隱約約地摆着一
条条已經鋸开了的大木块，长长的，有两拊指那么厚，板
面上还积着水。远处，一支火把在忽明忽暗地燃燒着，青
烟袅袅，仿佛一束在云雾中輕飄着的乱发。田地里有几个
黑影，在火把的照耀下，一縱一縱地向这边走来，跳上
了馬路，原来是四位土族同志。他們身形消瘦，光着脊
梁，膝盖上面沾滿了泥漿。他們开始把这些粗大和笨重
得远非他們的力量所能移动的大木块搬上卡車去。他們
用自己的方言互相呼喊，偶尔有人哎哟哎哟地哼了几
声，接着是一陣吵鬧，一陣亲切的笑声，然后又搬着，推
着。他們在黑暗中跟五十多块木头搏斗。他們由于用力
过度而发出的喘气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木板互相
摩擦着，吱嘎吱嘎直响。有一次，站在車后面的两个人已
經沒有力量再推了，他們垂头靠着木板的一端，昏过去了
好一会儿。

站在車上的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催促着：

“使勁吧。”下边的人說：

“累极了！”

“桥已經坏了两天了，我們就靠肯卖力气这一点比法
国鬼子强呀。”

他一边說着一边在一块木板面上擦着手，然后又喃喃自語地說：

“木头把手都給压坏了，明天怎能再干呀。”

下边的人又在推，上边的人又在垒。雄鸡开始啼叫。濃雾就象一块挂在天空中的紗幔。远处是一簇又一簇的民工队员們的火把。这一壮丽的景色使那四位土族同志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无比壮大起来。再远处，那就是在黑暗中躺着的高平了。我們相信，在我們四个民工队员搬运木料修筑桥梁来保证部队的运输和行军的这个夜里，在我們四个民工队员用自己的瘦小而軟弱的双手来征服了成吨木块的夜里，高平城里的鬼子們一定正在鼾然大睡吧。他們也許可能知道一些我們的白天，但是，他們却絕不可能知道我們的黑夜呵。

* * *

“难的确是难，但要打就必须打胜。”

这是战役司令員到前綫視察时所說的話。

他还說：

“認真地充分准备，这就已經打胜了一半了。”

他特別強調“認真”两个字。的确，很多时候，最高指揮員必須明察秋毫，深入細節。他要注意到大炮用的一瓶油，步兵用的一把鏟子。“我們逐漸地理解到战争的意思就是工作——是空前規模和空前激烈的有組織、有紀律和仔細計劃的工作。”①了望哨离高平不到一公里。一

个观察兵弯着腰，隱身在一棵枝叶被濃霧遮掩了的树干后边，报告說：

“我們看不清它，它也看不清我們。”

一个軍事情报干部比划着手說：

“我們的面前就是城鎮，观察兵同志的正左边，那座朦朦朧朧的山岭后头就是伪軍兵营，离我們八百公尺。”

但是，在他手指指向的地方却是一片茫茫霧海，霧气象波濤似地翻滾着，从山谷直向天空冲击。司令員坐在坑道口，向隱藏在濃霧中的城鎮看去；这里可以听到伪軍兵营的歌声。随着一陣凉风吹过，人們都站了起来。霧海里波濤翻滾，互相追逐。高平那边的山头浮現出来了，看去仿佛是些銀白色的弧形的道路。一个人指点着說：

“看，那就是平河。”

果然，在那輕拂飞散着的霧气中，一道細长而又曲折的綫痕出現了。接着，又是一陣大风，于是高平城后的山头便露出了蒼翠的顏色，而平河水面的波光也已在霧气中清晰可見。

“看，那就是大兵营……”

四周又恢复了白茫茫的一片。风又吹，霧气又滾滾翻騰，互相追逐，分崩离析，你拉我扯，上下浮沉；最后终于全部消散，使山脚下边的高平城鎮，整个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飞机場和达科达式的飞机，平河上的黑桥，宪河，

① 費道罗夫：“地下省委在行动中”。——原注。

大兵營，市區，白色的房子，綠色的樹林，土紅色的偽軍兵營。那蜿蜒曲折的第四號公路一直伸到大兵營里。司令員站在坑道里，胸口靠着土牆，用望遠鏡向高平望去。他向身旁的情報員詳細地詢問市區內各條街道的情況。直到那城市慢慢黑瞭下來，電燈發出了亮光，天也下起雨來的時候，他才回去。

在一間高腳屋里，弟兄們圍在爐火的周圍，一邊烤衣服一邊炒玉米。司令員光着脊梁，把一件背心烤干了，放進包袱，說：

“今天，在他們的公報中，大概又是說：高平地區無重大變化吧！”

二

從下級到上級，會議一個接着一個開个不停；為的是要制訂打飛機、打傘兵、打運動戰、打持續戰等各種作戰計劃，要糾正戰士們和幹部同志們的某些錯誤思想，幫助他們解除各式各樣的思想顧慮和負擔。例如關於幹部提拔問題，土地分配問題，個人健康問題，乃至家庭、愛情問題，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以及在前幾次戰役中發生的亂分戰利品問題等等。在會議中，大膽暴露和勇敢批評的風氣有了發展。如果說，人們在作長途旅行的時候，要把一些大件頭的、累贅無用的東西留在家裡，那

么，当战士们快上前线的时候，也就必须把一切思想障碍都先卸了下来……会议的种类很多：什么给养会议啦，通讯会议啦，护马会议啦，文书会议啦，干部伤亡和补充问题的会议啦，新兵会议啦等等，真是应有尽有。人们对新战士都很关怀。人们提出了许多困难，并对这些困难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一些估计，让战士们共同来研究解决。人们在各种会议、各种集会和各种汇报中互相学习，在个别谈心互相更加了解。人们为了适应本单位的迅速发展，重新配备了干部。战士会的主席也重新选了出来。就在这到处热火朝天准备战斗的同时，一些新的单位产生了，新的兵种成立了。

炮兵战士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战役指挥部的四项要求。整个单位都在开展立功竞赛运动。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喧嚷声：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高功英雄。一个战士在替自己的伙伴理发，头发剃去了一半，露出了半边发白的头皮。他说：

“这就是我立功的积分啦，我替你们把头刮光，免得你们受伤的时候麻烦。”

另外一个战士对一位从工厂里来修理军械的同志有点自豪地说：

“你这次来，跟你上次去西北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现在不再是一门而是有很多门炮了；而且也不再是只有我们这支炮兵部队，而是有许多炮兵部队了。我们有的是

象①,有的是草②,这回可以尽量让法国鬼子多吃些糖啦。”

有人立刻整了他一句:

“又要主观片面了吧。”

另一个人又夸口说:

“这还没有把步兵炮算在内呢。嘿,无座力炮打起来就象只大象那么凶,再加上迫击炮,火箭炮,象雨点般地落在敌人的兵营里,打得又准……”

政治指导员抢着说:

“同志们,小心倚赖技术、倚赖武器的思想又抬头啦。武器当然要有,要有很多,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但对于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来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呢?”

大家低着头想。山洞里,老涵坐在炮座上,对着瞄准器向外望去。他自言自语地用他那常常被弟兄们取笑的如醉如痴的切不开斩不断的声调说:

“精神嘛,有什么难记的呀!”

老涵是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就参加了炮兵部队的。他英勇善战,立过许多功劳。他差不多每次行军时都抬着铁象走路。他几乎参加过炮兵部队的一切战斗。但是由于他文化水平低,性子慢,说起话来总是拖泥带水、慢吞吞地切不开斩不断的,所以他一直是当个队员,直到最近才被提升为副班长。炮班的队员们环坐在山洞

① 象:指大炮。

② 草:指炮弹。

里的一門大炮周圍；擦炮用的機油潤濕了石面。靠着山洞石牆那邊是一排長長的馱子。在一個更深的巷道里，擺着一門用帳篷蓋起來的山炮，炮口指向山洞外邊，炮身被一件皮制的防土炮衣套着。山洞外邊是一群馱子，共有八只，有紅的，有棗紅的，有淺紅的，也有黑溜溜的。馱子背上和脖子上的傷口，都已經長上了白毛。它們吃着玉米，互相鬥嘴地戲鬧着，噴出了一陣陣的嗷嗷的聲音。幾位飼養員同志抱着手，蹲在石牆沿，凝神地看着那一群親手餵肥了的馱子。老儒是一個曾經參加過府通戰鬥，客山戰鬥和盧街戰鬥的戰士，他生氣地說：

“‘小軸’這家伙壞極了，就喜歡東咬西咬的，得揍它一頓才行。”

這樣說說而已，其實誰也沒有打它。老儒說，當舊主人把這一群馱子交給他的單位的時候，舊主人曾經哭着說：

“它們是不會說話的戰士。你們必須把‘它們’看作是人才好。好好地撫養它們，別打它們，它們將會給你們很多幫助的……”

老儒一直記着他這一段中肯的話。他給它們吃，替它們洗澡。每當經過一次行軍，它們瘦了許多的時候，他就想盡辦法使它們能早日恢復體力。他每時每刻都細心護理着牲口背上的傷痕。起初，傷痕很深，傷口有漏斗那麼大。後來，傷口變小了，越來越小了，嫩肉也長出來了，

最后——老儒多么愉快啊——伤口完全复元了，长出了象絲絨似的白毛。牲口的身上花斑点点，但白毛还是一样闪闪发光，还是一样在牲口的身上不停地微微颤动。

老儒在开始負責照顧馱子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搞。以前，抬着大炮走路，一路上辛苦是辛苦，但一到了目的地，把大炮的各部分安装起来以后，自己就可以倒头大睡了。可是有了馱子呢，却得替它找住处，替它装水槽，餵它；这多麻煩呀！到后来，他才渐渐觉得，有了馱子还是轻松得多。它能节省時間，节省人力。从此之后，馱群就給这炮手带来了愉快，成为老儒在战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有些晚上，老儒必須在黑暗中餵馱子——怕馱子見慣了光，不肯再走黑路，所以把灯收起来——他就坐在那里看着它們。它們有时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有时你替我捉虱子，我替你捉虱子。老儒听它們咋咋咋地噬着，有节奏地一口一口地吃着；很多时候，他曾經蒙蒙朧朧地睡了过去，但突然又被它們爭吃时互相吵鬧的声音惊醒了。由于沒有钟，同时也由于自己沉醉在快乐之中，許多夜里，老儒常一直在那儿坐到天亮，竟忘却叫朋友起来换班了。老儒最愛“犁管”，因为它老了，而且又伤了一只眼睛。它的体力差，但肯吃苦，肯卖力气，因此老儒就特別怜悯它，关心它。

在这个山洞里的欢騰熱鬧的景象中，孕育着一种說不出来的快乐。在那儿，吆喝声，馱子嘶叫声，象下雨似地

沙沙沙沙的咀嚼声，駱蹄敲打石面的响声，混成一片。但在这个时候，炮班的几个队员却在静静地研究着瞄准器如何使用。瞄准器黑溜溜的，镶着亮堂堂的镜子。它跟那些原来只惯于使用犁耙、锄头的粗大的手掌恰恰相反，各部分结构都精细入微。

老涵说：

“看好水平尺吧。”

排长传着命令：

“炮身撑高一点，放低一点。”

水平尺上的红水晃来晃去，在摇手柄的转动声中静止下来，然后在水平尺的中间形成一个猪腰形的水泡，不再动弹了。战士们转动着瞄准器，测距离，定方向。两架驱逐机在远方兜着圈子。一个战士放声骂了几句，马上又转过头来继续工作。

“真罗嗦。我想干脆用我们对着炮身瞄准那一套方法就行了。打完这一仗然后再学吧。”

老涵拖泥带水慢吞吞地说：

“照你那么说，我们只好一辈子当蠢才了。”

“对不起。”

排长一边转动着瞄准器的圈子，圈子噶的响了一声，一边批评那位急性子的队员：

“还是瞄准器准确些。将来有一天你会因为没有瞄准器而急得哭起来，那时你就知道味道了。”

那队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手按着炮身后边，凝神看着那闪闪发光的铜水平尺。

排长走了之后，那队员又说：

“说实话，这个瞄准器也旧了。”

老涵象要哭似地拖泥带水慢吞吞地说：

“对别人是旧的，对我们可是新的；能有这么一个可就不错了。”他边说边把瞄准器放进盒子里去。

“老涵近来进步特别快，主意特别多。大象到了走运的时候可真与往日不同呀。可是，在你当上战士会副主席的那天，作起报告来却象是拼音给自己听似的，这可不算是进步了。嘿，谁还让群众要求秘书出来替自己读报告呀。真把自己的威风扫光了。”

另一个人说：

“这一回是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你当了副班长，也得把那慢吞吞的切不开斩不断的声调改掉，大家才会听你的呀。”

老涵回答说：

“什么时候都在说兵强马壮、猛将如云；打就打，说这些干吗呀！”

他还是那样慢吞吞地说着，仿佛在跟自己说话。他的语音模糊不清，没有高低，没有生气，就象他那副灰黯的面孔和那对迟钝无神的眼睛一样。

* * *